人生讲义

受伤的大拇指

♣ 孙道荣

不小心，将右手大拇指弄伤了。一个小伤口，在指肚的位置。以前，其他手指也伤过，皆无大碍，以为这次也一样。却不料大不一样。

就因为大拇指受伤了，忽然发现，手的几乎所有功能，好像都丧失了：筷子拿不了，碗端不了，牙膏挤不了，笔握不了，书页翻不了，手机玩不了，甚至连衣服纽扣都扣不了……

一只手能做的事情很多，抓、捏、挤、擦、摘、拴、撕、捡，等等。但这所有的动作，如果没有大拇指的配合，却一样也做不了，或做不好。不信？那你不用大拇指试试看，能不能轻松地将一枚硬币捡起来。

拇指最大的作用，就是它与其他四个手指的对指功能，拇指与食指的对指是捏，拇指与四个手指的对指是握，一捏一握，诸事尽在掌控之中。如果没有拇指，或者拇指不能动弹了，很多原本轻而易举的事情就会变得艰难，或压根做不到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在拇指受伤之前，我对它的重视是不够的，也是有偏见的。

拇指是五根手指中，长得最难看的一根，又短，又粗，又丑，不像别的手指，一个个又纤细又婀娜，风姿绰约。其他手指都有三个关节，因而个个都伸缩灵活，收放自如，唯拇指只有两个关节，显得笨拙而木讷。

同样是手指，分工其实是不同的，粗活、重活，脏活、累活，那都是拇指的事情，或者都需要拇指的极力配合。比如堵水眼，别的手指谁也不肯干，谁也干不了，只能大拇指上，一指千钧；再比如扳一块硬物，其他手指都知难而退，唯大拇指不服气不服输，扳、剥、扣、撬、推、挤，使出浑身解数。而一些轻巧的、愉快的事情，却多半没有拇指什么份儿。比如抚摸，那么温情的事情，另外四个手指个个乐此不疲，个个温柔之极，尽显柔情蜜意，何曾有人不解风情地用大拇指抚摸过？又如拉琴弹奏，那么风雅的事情，大拇指往往只能躲在琴身后面，以稳定琴身，让另外四根手指，纤细、灵活、柔美地扶弦拨键，奏出优美的乐章。

大拇指最值得骄傲的事情，是冲别人竖起它的时候，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由衷的赞叹。有时候，它也会代表一个人自己，那不是自夸，而是需要一个人承担起某种责任或道义的时候，它往往与一声响亮的“我”同时闪耀登场。

在一只手的五根手指中，只有拇指是独立的，游离于另外四根手指，因而显得有点孤独不群。这当然不是因为拇指孤傲，事实上，它虽然总是远远地待在一边，但只要需要，它就会立即包抄过来，与其他的手指进行对指，或拿捏，或把握，或紧拽，或搏击，酣畅淋漓地将一只手的力量表达出来。

不仅彰显力量，大拇指也是充满了情感的，这在握手时尤其明显。如果一个人握手时只将四根手指软绵绵递给你，而拇指是张开的，无力的，那说明，这握手是礼节性的，居高临下的，甚或是不情愿的。如果对方在意且重视这次握手，他的大拇指就会有力地下压，与你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这微妙的一握一压，所有的情感尽在其中。

大拇指被我忽视已久矣，唯今天它受伤了，我才忽然惊觉它的种种好处来。多少人间事，莫不如是啊。

史海钩沉

一代名将不求盛名

♣ 陈鲁民

曹彬是北宋开国元勋，也是北宋第一猛将，南征北战，屡立战功。他虽作战勇敢身先士卒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，但却又是个极为低调内敛的人，从不争功也不炫耀，自律甚严。其高风亮节，在朝野广为传颂。

乾德二年(964年)冬，曹彬奉命率兵攻伐后蜀，经过多场恶战，终于灭了后蜀，不久又再次平定了蜀乱。凯旋时，出征诸将多取子女玉帛，满载而归，曹彬行装中只有图书、衣服而已。而且，曹彬在向朝廷复命时，那么大的战事，那么大的功劳，他只简简单单说了一句话：“臣南面干事毕。” 宋太祖赵匡胤还竖着耳朵准备往下听呢，曹彬说没了，就这些。好像是到南方出了一次差回来。要换个人，准会把这场战事汇报得有声有色天花乱坠，把功劳说够，把成绩说透，把辛苦说足。可曹彬轻描淡写一句话就说完了，赵匡胤由衷地称赞曰：我朝第一纯臣也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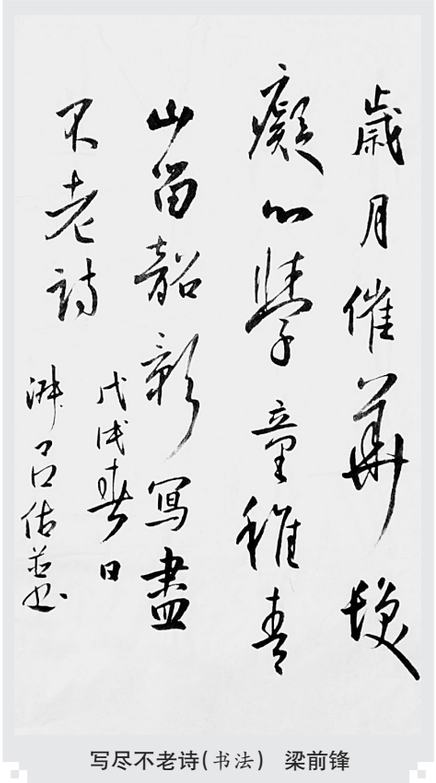
公元383年11月，前秦苻坚率百万大军来犯，气势汹汹，投鞭断流，而东晋只有八万军士，兵力悬殊凶多吉少。东晋主帅谢安运筹帷幄，摆兵布阵，迎击来犯之敌。激战一天，东晋获胜捷报传来，谢安正和客人下棋。看了战报，谢安仍继续落子如飞不露声色，神貌如常。客人问起，谢安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小儿辈破贼兵了。”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，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少有战例，谢安就这么一句话就轻描淡写交代了，也未免太简洁、太低调了，和曹彬那句汇报可谓异曲同工。

彭德怀将军也是个非常低调、谦逊的人。1952年3月，作家巴金带领一个创作组来到朝鲜战场采访。见到彭德怀后，巴金写下了《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》这篇文章。彭德怀在看到新华社转交他审阅的巴金文章原稿之后，写信回复说，希望把“像长者对子弟讲话”一句改为“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”；其次，“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，把我写得太大了，使我有些害怕！”以彭德怀之功劳卓著，威震世界，怎么写都不为过，可是他却非常朴实地以一个普通人自居，坚决拒绝任何拔高和夸大，令人高山仰止。

低调的人好像熟透的稻谷，颗粒饱满，沉甸甸的，却谦虚地低着头，从不和那些趾高气扬却腹中空空的稗子们争高低，只以扎扎实实的成绩显示自己的存在。而一些虽功劳不小但喜欢高调张扬的人，则往往会弄巧成拙，引人反感。

西晋大将杜预，能征善战，是挥师灭吴实现统一的主帅之一。但他有个毛病，虚荣心太强，过于看重和追求功名。他生怕后人不知道他的功劳，在生前请人为自己刻了两座功名碑，碑文上刻有他的文功武绩。然后将一座碑立于岘山之巅，另一座碑则沉于汉水之底。他的“小算盘”打得挺好：哪怕将来发生天塌地陷，沧海桑田，高山与江底互换位置，总会有一座碑石存留于世，为自己扬名。没想到，这恰恰成了他一生的败笔。唐代温庭筠、张九龄，宋代陆游、范成大的诗文中，都有对杜预沉碑一事的贬抑诗句。其中，以范成大的嘲讽之意最为直接。他在《读史》一诗中写道：“汗简书青已儿戏，岘山辛苦更沉碑。”陆游在《题城侍者岘山图》一诗中，则为杜预当年沉碑之举而感叹：“汉水沉碑安在哉？千年岘首独崔嵬。”

平心而论，杜预的功劳和能力与曹彬、谢安、彭德怀等人相比，不分高下，都是一代名将，但他缺少功成不必在我的襟怀，过于张扬高调的炫耀，极度膨胀的虚荣心，使其名声受损不少。反倒是低调内敛、不求盛名的曹彬、谢安、彭德怀们，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愈益受到世人推崇，历史定评越来越高。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诡异，种瓜未必得瓜，种豆未必得豆。



写尽不老诗(书法) 梁前锋

报春(国画) 张弓

新书架

《赵普隶书〈金刚经〉〈道德经〉》双璧合一彰显大道至美

♣ 王曼青

《金刚经》《道德经》系佛教、道教经典文献，千百年来一直为佛道两大宗教所传扬，两部文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，也可以说是经典中的经典，历来多有书法大家书写，如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曾书写《金刚经》，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曾书写《道德经》，帝王文士、僧道信士书写，更是多见。赵普先生选取两部经书，以一丝不苟、平心静气的态度，历经半年完成两部经书全文隶书，双璧合一彰显大道至美，作品中无不渗透、凝聚他的情怀与心血，从章法到结构，从笔画到芒角，处处体现了赵普先生书法艺术的风格，端庄杂流丽，刚健含婀娜。

赵普先生年近八旬，是1983年北京书协成立时首届代表大会的百名书法家之一。他从事书画研究几十年，为圆明园遗址公园题匾，为山东论语碑苑书丹。六十岁后，身知书径之艰难，名利不顾，唯恐虚度，于地坛一隅闭门修书十六载，习汉隶之大成。其书画兼能，书法涉猎广泛，隶书独立风神。赵普先生在法的基础上，追求理与趣、法与意、技与道的统一，融会贯通，求法外之法，其功夫在书外，如庄子所言“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。此书的出版，体现了书画艺术家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责任感，特别是用隶书完成两部线装宣纸经典作品，体现了赵普先生对书法艺术高境界追求，笔画间倾注了大量心血，此书对学习传统文化有很强的示范和教育意义。

两代之间

顺在左 孝在右

♣ 薛培政

新山控股集团董事长柳大川，刚刚将国外的合作伙伴送上飞机，就悄然命我开车送他回老家平安镇陪伴父母来了。

别看柳董在外呼风唤雨，威风八面，可一见到他那当了一辈子车把式的老爹，就恭恭敬敬变成乖乖儿了。

“石头，又是坐着你那宝马车回来的？”柳董回到家时，老爷子正斜躺在葡萄架下的藤椅上，眼睛半睁半闭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，爹！”“啥子宝马、宝驴啊，听着车名牛哄哄的，其实一点也不实用，装不下多少货，也拉不了几个人，比起老子当年赶的那辆马车，差老鼻子远了——”老爷子边说边要坐起身来，柳董连忙上前搀扶。

“是的，爹，宝马车和您当年驾的那双辕马车简直没法比！”柳总应声答道。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老爷子的脸上荡漾起了一丝心满意足的笑容：“不是吹的，若是倒回四十年，在咱这方圆百里，你打听打听赶大车的俺老柳，谁人不知哪个不晓。就说俺驾驭的那两匹纯种草原蒙古马，连同那辆四个胶轮的大马车，那可是基建工程兵部队支援咱村的，全县独一无二，还是王团长亲手将马鞭交到俺手上的。”

“王团长，知道不？外号‘王疯子’，打仗不要命的主儿，顶呱呱的一级战斗英雄！”老爷子越说越来劲，末了伸出拇指比了“这个”。

人说企业家都有个性，身为海归的柳董更是如此。凭着清晰的思路、干练的作风、半军事化的管理，他把一个数万人的上市企业调理得井井有条、蒸蒸日上，就连省部级领导都对他刮目相看，可这会儿，他却酷似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。

在往老人的茶杯里轻轻添进一些水后，柳董便习惯性地搬个小木凳子，在老爷子的下首坐了下来，面朝老人静静地聆听着那个连我都旁听了N遍，老得都快成古董的故事。

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一个掌管数万人的堂堂董事长，此刻竟如此谦卑，一点儿也不显做作，这要让省台省报那帮小美女记者们碰上了，还不得张开大嘴“哇塞——哇塞”地吆喝？没法子，看到老板都乖到这步了，我小司机一个算哪盘菜？便也知趣地坐在一旁，装模作样旁听开了。

那一会儿，我望着这爷儿俩，禁不住直纳闷儿。论见识，柳董是漂洋过海的留美博士，拿我老家的话说，那是开过洋荤的主儿；而老爷子这辈子到过最远的地方，充其量就是赶着马车进过县城，且他讲的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琐事，连我都旁听得耳朵起糨子了，可柳董咋就有这份耐心呢？

狭小的院内，透不进一丝凉风，树上的知了仿佛也像听得不耐烦了似得，不停地“知了——知了”地叫着，给闷热的伏天平添了几分热辣。

蒸笼似的热浪烤在身上，我早就心不在焉了，抬头看看柳董，他却听得异常专注，以至于我几次使眼色他都没看见。

“部队上送来马和马车那天，支书吴老三当着大队那些头头脑脑的面，叉着腰发话了：这马——比咱屋里的娘们都金贵，往后就由贫农老柳一人负责喂养和使唤，专为咱大队供销点拉货。别的人，哼，不管你长几个脑袋几条腿，谁也别想靠近马一步！”虽是陈年旧事，老爷子仍讲得眉飞色舞，言语中依然流露出满满的成就感。

“每天早晨出车时，俺坐在辕头上，一手牵着缰绳，一手高扬着马鞭，鞭梢上那红缨迎风飘荡，就像出征的将军那般威武，路上的行人就像看稀罕一样，一直看俺走出老远。嘿，那神情，可比你娃子现在坐宝马车气派多了！”老爷子讲着讲着，已完全陶醉在往事之中了。

这时的柳董，更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，满是自豪地夸赞道：“爹，那时的您就是俺兄弟几个心目中的大英雄！”

老爷子自豪般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英雄？你爹不敢当，不过全大队几千口人的日常所需用品，全靠俺这辆马车来保障，隔三岔五就要到县城去进货。那时东西紧缺啊，俺进城前，总有乡亲让帮忙捎东西，俺都尽力去办，从没落下过闲话。”

“这人呐，能耐再大都不能耍大，骡马大了值钱，人要是耍大了可不值钱，你说是不？”望着老人深情的目光，柳董频频点头。

也许熟不拘礼，或许为打发时光，在返程的车上，我向柳董提出了埋藏已久的疑问。

他侧过脸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有啥奇怪吗？咱们在外奔波这么多年，爱听或不爱听的话，不都全听了？亲爹都老到这个份儿上了，他一辈子就这么点成就感，咱咋就不爱听呢，孝顺孝顺，不顺着老人，咋能叫孝？”

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从那之后，我在爹娘面前，再也不起高腔、尥蹶子，再也不嫌弃父母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了。

聊斋闲品

执行力

♣ 许 锋

“执行”听起来很严肃，一般用于工作，生活中不常见。其实，生活中也有“执行”。

让孩子去打酱油，他抵触、抗拒，就是不执行。时间不大，他回来了，两手沾满血，原来是不小心打碎了酱油瓶，扎破了手，你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。要么打回来的是醋，执行出了偏差。打回了酱油，却把找回的两块钱弄丢了，执行成本太高。有时候打回了酱油，又自作主张买了根冰棍，孩子的执行有条件。

明明定了闹钟，闹铃响了，你却用被子捂住了头——自己定的目标没有执行；或者执行了力度不够。计划一周读一本书，结果一页也没看——懒惰、松懈。喊戒烟、戒酒，既戒不了烟，也戒不了酒——想执行，没决心。

执行是思维方式的体现。不同国家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。如果把思维方式比作三个点：德国人是一点式思维，脑子一根筋，做事认真、严谨、细致，执行力强。西门子电气出类拔萃。美国人是两点式思维，脑子两根筋，喜欢问为什么，执行力打了点折扣，但是富有创新精神。一个“豁豁嘴”的“苹果”誉满天下。中国人是三点式思维，脑子三根筋，活泛。“游击战”打得日本鬼子晕头转向。

一点式思维，执行力强，易出工匠。两点式思维，执行力打折，但创新力强，易出企业领袖。三点式思维，灵活执行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所以，江山迭代，英才辈出。

中国有个成语叫两肋插刀。德国人会研究用什么刀，插到哪根肋骨合适，插多深既效果好又不要命。精确到一厘一毫。美国人会问，我为什么要为他插刀？我的生命和他的生命一样珍贵。中国人二话不说，说插就插，讲义气：脑袋掉了碗大的疤。故而，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，孔明一没问待遇，二没问级别，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，打下了汉家天下鼎足三分。故而，马云请蔡崇信出山，蔡崇信放弃年薪70万美元的待遇，与马云一起创业，月工资只有500块人民币，成就了阿里巴巴商业帝国。

义气与执行，往往不相容。关羽华容道上放走曹操，讲的是义气，丢的是执行。义气与执行，往往也兼容。赵子龙长坂坡七进七出救阿斗，既是执行任务，又是“义”字当头。

义不容辞，义无反顾；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大风大浪大是大非面前，中国人同仇敌忾，气壮山河。故而，国人做事，小事讲风格，大事讲原则。

连 载

陈山眯起眼睛笑了，你是在说香烟，还是人。

张离笑了笑，不再说话，还是把那本《子夜》摊开了，封皮向下放在桌上。陈山也不说话，就那么站着。两个人都不说话，都若有所思的样子。陈山透过还没完全散尽的烟雾，看着若隐若现的张离。这时候，防空警报又响了起来。两个人还是不说话。后来当陈山离开的时候，张离突然说，喂，小晚不容易。

陈山没有回头。

陈山每个礼拜都会有一次和陈夏通话的机会。他不停地问陈夏一些问题，比如你住得好不好？你那儿吵不吵？有没有汽车的声音？陈山试图说一些不相干的事，来判断出陈夏的方位。但是荒木惟的声音在话筒里响了起来，荒木惟说，陈山君，不要试图知道那些你不应该知道的事。你妹妹在我这儿很愉快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

陈山的手心就开始冒汗。他突然觉得荒木惟一定有一双隐秘的眼睛，在远远地望着他。荒木惟又说，你有没有听到春天的脚步声已经走近了重庆。

陈山说，春天……怎么了？

荒木惟说，我顶多只能再给你十天时间。惊蛰那天你必须拿到炮群布防图。不然你不用再回上海了。戴老板一定会接到一封检举你的密报，他会收拾你这个日谍的。

荒木惟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他的目光投向了这间二层楼房的窗外，窗外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，这让他想起了家乡奈良那成片森林的那种绿。荒木惟淡淡地对陈夏说，陈夏，你想不想看看春天。

陈夏说，想。

荒木惟说，你想不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子？

陈夏又说，想。

荒木惟说，那我得找最好的医生为你动手术。

这天下午，荒木惟联系上了远在日本东京顺天堂医院的眼科医生竹也，那是他最好的朋友。他对电话那头的竹也说，我想要这个美丽的世界对得起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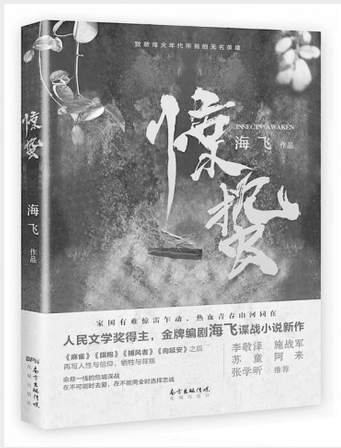
玖

宽仁医院的外科医生余小晚回家时，带上了张离。余小晚一直叫张离为离姐，她说男人有割头兄弟的说法，那么离姐就是她的割头姐妹。她们像两道风一样吹开了余小晚家的门时，陈山正坐在屋子里的地板上对着棋盘发呆。他在计算着下一步棋怎么走，也在计算着和惊蛰那天之间的距离。余小晚说，你还发什么呆呀？陈山就想，可能肖正国是会做菜的。那么今天下厨，还是不下厨？

余小晚说，杀鱼！

陈山明白了，肖正国一定会做菜。陈山懒洋洋地从棋盘面前离开。他来到了厨房，开始杀鱼。他杀鱼很麻利，以前他在上海的酒楼里先是做跑堂，后来又去厨房里帮忙切菜配料。有天他站在厨房湿漉漉的地面上无比烦恼，终于他把菜刀砍进了砧板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酒楼。他找到了宋大皮鞋和菜刀，又去刘芬芳的牙科诊所，说了许多好听话，说动刘芬芳出钱摆了一桌。那天晚上除了刘芬芳以外他们全都喝醉了，第二天，他们就出现在码头舞厅。他们当上了“包打听”。

现在陈山做了一道醋鱼。也做了一道红烧狮子头。张离一直在帮他，张离给他洗菜和切菜。那天余小晚一直在客厅里磕瓜子，



这让陈山觉得，这儿是他和张离的家，而余小晚是来做客的。陈山斜眼看了一眼张离，说，你还是把头发留长好看。

张离在洗青菜，说，那也得有人想看。

会有很多人看的。陈山在鱼身上用刀豁了几道口子。

那也得有心思想让人看。

陈山想了想，突然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。张离正在洗青菜的手停顿了一下，就那样的泡在了水盆里。那水在晃动着，陈山就看到了那双手在水影中显得缥缈起来。张离又开始洗青菜，她又说了一句，我不需要有人看！

陈山不知道，张离想起了一个叫钱时英的男人。这个男人已经离开她整整三年，而且有消息说他战死在一场因国共摩擦而起的小型围剿战中。这个叫钱时英的男人，曾经在某一个嫩黄色的春天，站在窗口从背后抱住她，对着窗外一大片绿油油的春色说，你把头发留长很好看。

但是自从钱时英战死以后，她一直都把头发剪短。她不希望头发长起来，因为思念也会跟着长起来。直到又一个春天将要来临的时候，她鬼差神使地开始留起了头发，与此同时陈山就在重庆出现了。她从回忆里回过神来，朝陈山笑了一下，又补了一句，以后少管闲事。这时候她看到陈山的手伸向了糖罐，然后手一滑，又滑向了盐罐。陈山明明已经放过盐了，那么他的手真正想要伸向的其实是糖罐。但是为什么他的手又缩了回来，是不是不想让她看到他本来就有做菜放糖的习惯？那么，他是苏州人还是上海人？

张离是上海人。父母在美国，她骗父母说自己在国内复旦大学读书，最后终于让父母晓得了她在重庆。她说战乱时期，我有责任保卫家国。父母不能说服她。她对上海人喜好的那种口味，闭上眼睛都能随时想得起来。

余小晚的晚餐吃得十分欢畅，她还喝了一点儿酒，兴致很高地吼了几嗓。这天照例是应急停电，他们在桐油灯下干了杯。陈山也觉得这日子过得不错，他甚至觉得肖正国应该感到知足了。那天张离离开他们家的时候，已经很晚。余小晚让陈山送一送，于是陈山就送一送。走到门边的时候，张离的肩包突然滑落了下来，陈山下意识地一把接住，用右手把包递给张离的时候，陈山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他想起荒木惟在考验他的时候曾经突然出手，陈山用左手格开。荒木惟满意地笑了，说对，肖正国是左撇子。这个训练场景在瞬间浮上了陈山的脑海，荒木惟当时还说了一句话，在重庆你的每一个小失误，都有可能会让你死。你每天都像抱着一颗炸弹在睡觉。

陈山和张离踏在夜色清冷的大街上。外面有些冷，陈山把大衣披在了张离的身上，张离没有拒绝。初春的寒意钻进了陈山的身体，让他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子。陈山觉得他应该同张离说说话的，于是他说，张离。

你去上海之前，是叫我离姐的。张离的目光，一直平视着前方。夜色被她的高跟鞋踩得七零八落。

对对，离姐。你冷……不冷？

不冷。张离平静地说，你的大衣不是在我身上吗？

陈山把手伸向了大衣，搭在了张离肩上说，那我的大衣一定冷了。

张离笑了，她无语地摇了摇头。走到了局本部宿舍不远处的街口时，张离停了下来，把大衣脱还给陈山说，回去吧。前面就是守卫，还有游动哨。给人看到了，半年禁闭。

披件大衣也犯罪？